

我们徐家与宁波沈曼卿一家的交往历史，要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。

1940年，我爷爷徐允亨和奶奶李阿香，在宁波东门口开办了一家“同震银楼”。银楼贴隔壁是沈曼卿的四明药房。两家店紧挨在一起，店内有通道可以互相走动。那时候，沈曼卿已是宁波城里颇有影响力的商界人士，曾担任过宁波西药业同业公会理事长、市商会理事、海曙镇镇长。1949年3月，在中共四明工委的引导下，沈曼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，参与成立“宁波自卫救济委员会”。1949年5月25日，在沈曼卿等民主人士的全力配合下，工厂照常开工，学校照常开课，商店照常营业，为解放大军顺利进城和接管宁波作出了很大贡献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沈曼卿担任宁波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，并在1956年9月当选为宁波市工商联第三届执委会副主任。

沈曼卿经商讲诚信，家教极严。孩子们继承了父亲的品格，努力读书，自立自强，各自成家立业。子女中，唯有排行倒数第二的儿子沈祖伦，最不遵守家规，读中学时，经常深夜不归，到处活动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干啥。沈曼卿曾向我爷爷叹苦经：“我沈家小孩都守规矩，均有出息，最费心的是刮脚老二，不好好读书，到处乱奔，以后最没有出息的肯定是阿伦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沈祖伦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秘书，直至担任浙江省副书记、省长，成了沈家最有出息的儿子，让沈曼卿始料不及，这是后话。

我父亲徐愈德与沈祖伦是同龄人，爷爷平时总是以沈曼卿的一套家教方式，来教育并灌输给我父亲，要求父亲向沈家几位哥哥看齐，努力经商，勤俭持家，不能像阿伦一样，不认真读书，不务正业，到处乱跑。1945年，日本投降后，在沈曼卿的撮合下，16岁的父亲与他的姐夫朱锦本（我的姑父）一起，离开宁

沈家往事

徐自读

波，前往百里之外的沿海小县城宁海县，选址桃源桥东，开办了宁海历史上第一家西药房，沈曼卿为药店取名“国泰药房”。沈曼卿和爷爷分别为他俩配备了一辆老牌自行车，他俩在自行车后座上焊上铁丝框，载着从沈曼卿四明药房批发来的阿司匹林、止痛片、头痛粉以及自来血、驱蛔虫的宝塔糖等西药，把“国泰药房”办得有声有色。

我姑父朱锦本出生于宁波西乡，其亲姐就是沈曼卿的夫人。1956年，国家开展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，“国泰药房”收归国有，挂上了“宁海县医药公司”的牌子。我父亲留任医药公司管理西药业务，姑父朱锦本则被定性为私方人员，调至宁海县百货公司站柜台卖鞋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那场政治运动中，我姑父遭到无情迫害，白天戴白袖套扫大街，夜晚挂黑牌站桃源桥头，姑父没能熬到60岁退休的享福日子，含冤去世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“最没出息”的沈祖伦，成为沈家最有出息的孩子，因为他从中学时代就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教育，解放战争期间在浙东打游击，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绍兴、嘉兴等地担任党政领导。八十年代初，任浙江省副省长。

1986年年底，中央组织部有两位干部来到宁海，通过组织到宁海百货公司找姑父朱锦本，说要了解一些情况，其时姑父已去世10多年。后来两位干部又到宁海医药公司，找我父亲了解情况。我父亲心里咯噔一下，顿时紧张起来。那天足足谈了一下

沈家往事

徐自读

午，主要是围绕沈家新中国成立前的家庭和经商情况，我父亲凭着小时候的印象，如实诉中组部来人。父亲在谈话笔录中签了字。父亲回家后，就把中组部派人来宁海了解沈家家庭情况的事告诉了我。从那时起，我才知晓我们徐家与沈家有这么一段历史上的交往。从父亲口中得知，我两岁时，爷爷把我抱到宁波东门口银楼店，得意地叫沈曼卿看相。沈曼卿抱着我，煞有其事地对我爷爷说：“你这老二孙子，大了以后一定很有出息。”

一年后，沈祖伦被任命为浙江省委副书记。同年，当选为浙江省省长。1987年初，我从宁海县财贸办公室调到县供销社担任主任一职。说来可能也是徐家和，沈家的缘分延续，到供销社一上任，我就赴杭州参加全省供销社主任会议，当时分管供销社工作的副省长沈祖伦到会作重要报告。因为我从父亲口中了解到徐家与沈家的渊源，就比较好奇地问沈副省长究竟长啥模样？于是提前走进会场，找了个比较靠前的位子坐下。当沈祖伦步履稳健，满脸笑容地走进会场，我的脑海里竟然出现了一个活脱脱的姑父朱锦本的影子：圆头、秃顶、平

后脑，笑起来眼睛特别亲切。这两个人长得实在太像了，相似度在90%以上。这也不奇怪，外甥与舅舅本来就有血缘关系，宁波俗谚故有“三代不出舅家门”一说。

与其说沈祖伦到会作重要报告，不如说是拉家常。会上他不用讲稿，不说废话空话，而是三句不离农民、农业、农村。说供销社是为农服务的排头兵，是连接政府和农民的桥梁。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：每个供销社人的心中必须藏有一个“农”字。是啊！沈祖伦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他是浙江改革开放的积极推动者和指挥者，是浙江市场改革的谋划者。特别是对义乌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小商品市场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他的“兴商建县”思路，使浙江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。

2月28日，我从电视中获悉沈祖伦于2月27日4时在杭州逝世，享年93岁。电视里说：“按照沈祖伦的干部级别，退休后有秘书，有司机，生病可住高干病房，但他不愿意随意消耗公共资源，生病了也不愿意住高干病房，看好病拿了药，就回养老院。”对他这种做法，一些领导不解，问他：“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他笑笑，不解释。我想，沈祖伦这“笑笑不解释”，是对当前一些喜欢滥用公共资源的领导干部最清晰的回答。爱民省长、平民省长，也是沈祖伦留给浙江人民的金口碑。

岁月悠悠，往事依依。斯人已逝，生者长思。

老林给我发来短信：“林家村的桃花开了，欢迎来踏青赏花！”

其时，我乘坐的汽车正行驶在敦化开往延吉的公路上，车窗外呈现的是萧瑟景象，河流中的冰似融非融，背阴处的雪似化非化，目光所及很难看到绿色。连着几天在延边行走，陪同的朋友几次解释，现在是延边最不好看的季节，既没有五月的葱茏，更没有九月的斑斓，而冰雪的晶莹也已渐行渐远。

置身于北国的肃杀中，奉化的桃花真的开了吗？带着一丝疑虑，我打电话询问曾在林家村驻点的老陆。他给了我肯定的回答，并语气急促地说：“来吧！来吧！我跟你一起去。”

回到宁波第二天，我们就去了林家村。

我并不是第一次到林家村。这个位于奉化八面同山曰岭脚下的村庄，拥有万亩桃园，以出产优质水蜜桃而闻名遐迩。更不寻常的是，这里有耕读传家的乡风，村民人善珠算、会书法，可谓“左手算盘右手笔，出门劳动进门书”。村里每年都要举行文化节，手有老茧的村民在桃园里摆开阵势挥毫泼墨，桃花盛开的村庄，流淌着馥郁的花香与墨香。

老陆自然比我更熟悉林家村，多年前驻点时，他走遍了这里的山坳和农户。但即便如此，当车行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停住，眼前的长廊、彩灯和崭新的联排农居，还是令他连连惊呼，直说已经找不到旧时模样。

村口墙壁上，那句“天下第一桃园”的宣传语，先声夺人。沿着桃园中的步道前行，桃林就像涨潮的海水，一浪一浪地在身边退去又围拢。我们踏着星级攀登，站在山顶向四周眺望，视野中的桃林更像一望无际的海洋，而遍地绽放的桃花恰似朵朵浪花，在春风中摇曳，在蓝天下展露出迷人的笑容。桃林中白墙黑瓦的林家村，像一艘扬帆的航船，正在三月的阳光下破浪前行。

望着眼前的景色，同行的朋友怂恿我唱一首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。正是周日，赏花的游人摩肩接

踵，男男女女在桃花丛中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留影，一个个笑靥如花。我虽然有一展歌喉的冲动，但在这样的场合，终究没有放歌的勇气。

朋友的提议倒让我想起了还处于春寒料峭中的北国边陲，想起了关于这首歌的故事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北部边境局势正紧，词作家邬大为到边防哨所采风。当时正值数九寒天，野地里的气温低于零下40摄氏度，一杯热水拿到室外，几分钟就开始了冰。战士们从傍晚开始在雪窝里潜伏放哨，一直到天蒙蒙亮才返回营地。邬大为看到一位小战士全身发白，摘下口罩“沙沙”地直往下掉冰碴。他问小战士冷不冷？小战士说：“冷，就像猫咬一样地疼。”问最冷最苦的时候想什么？小战士回答：“我在这里看到的是漫天雪花，而现在的家乡却已是桃花盛开的季节，想到那片片桃花，再冷再苦也不觉得了。”寒冷的边陲风雪，战士的铁骨柔肠，触动了词作家的炙热情感，一首歌词由此诞生。

后来才知道这位战士来自奉化，而邬大为的故乡恰好也是奉化，因此有人认为这首歌唱的是奉化的桃花。其实，他们不是奉化人并不重要，是战士和创作者对故乡与祖国的热爱、对春天与和平的热望，成就了这首名动天下的歌曲。这首歌写的是哪里的桃园，唱的是哪一片桃花也不要紧，祖国的每一条河、每一座山、每一处景色都令人向往，值得赞颂。

时近中午，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林家村，告别了这片如诗如画的桃花林。用餐的时候，老林说，观赏了桃花之后，应该喝一杯蜜桃酿成的美酒。不善饮酒的我便以敬代酒，感谢主人的盛情，感恩这片开花的土地。唱过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后意犹未尽，接着又唱了同样由邬大为作词的《重回桃花盛开的地方》——心中的桃园，梦里的故乡，见了面却不敢认你的模样……歌声在荡漾，朋友们随着歌曲的节拍击掌应和，喝过蜜桃酒的面庞桃花般红润，就像把春天写在了脸上……

早春，访柔石故居

瑜 语

清晨，被梦里的一个声音惊醒：“我找他去！”脑海中交替浮现出陶岚和萧涧秋的身影。直起身，才意识到自己梦见了《早春二月》，这个声音来自影片结尾，谢芳饰演的热情似火、敢爱敢恨的陶岚之口。

早饭后，我从书橱中抽出早年购买的小说《二月》，目光扫过窗外，早春的枝头嫩叶初萌，一个呼唤轻轻响起：“找他去！”

在柔石中学转弯，沿着一条古老的鹅卵石小路往前走，一座带有江南风的旧时砖木结构三合院兀自矗立。抬头，见到许广平先生手书的“柔石故居”。

跨过门槛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棵生机盎然的桂花大树，中堂上端悬挂一块茅盾先生所题的横匾“柔石纪念馆”。管理人员告诉我们：西厢和西大房、厨房等院子的一半面积，是柔石父亲先祖后买下来的，柔石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，还在这里结婚生子，读书创作。

故居陈列着柔石的书稿和作品，还有经亨颐等旧时好友送给他的书画、篆刻作品。特别吸引我的是一封家书，这是1921年11月20日柔石写给父母的信，信中说道：“故现今中国之富强、人民之幸福，非高呼人人读书不可，教育能普及，则无论何事皆不难迎刃而解。”这一年，柔石19岁。

无论这封家信还是他日后选择的从业道路，都不难看出柔石对教育的挚爱。他先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，后辗转慈溪、镇海、杭州等地执教，再到家乡宁海中学任教，还当了几个月的教育局长。其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黑暗，封建愚昧，人民苦难，知识分子苦闷彷徨等具有时代特征的经典之作。

1928年夏，宁海亭旁起义失败，柔石离开故乡赴沪谋生。在上海，柔石有幸遇见了鲁迅。1929年初，柔石写出了有自己工作生活影子的佳作《二月》，鲁迅先生专门为此作写了小引。其间柔石怀揣救国梦想不断探索真理，直到1931年2月7日英勇就义。鲁迅先生痛心疾首道：“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，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……”

我对柔石先生的敬意始于初中，不光因为他是烈士，还有《二月》带给我的震撼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我第一次看到谢铁骕导演拍摄于1963年的《早春二月》，影片中追求真理、怀抱理

想且英俊潇洒的萧涧秋，正义善良、热情奔放，长辫子一甩、发出清脆笑声的陶岚，完全把一个中学女生迷住了。当时，《二月》等一批“禁书”得以解禁，我从对门邻居姐妹处借到了《二月》，说好一天归还，最后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连夜看完。从此我记住了作者柔石，知道他还是我们宁波宁海人。书中描写了一个芙蓉镇，我心里暗想，宁海真有个这么美的地方吗？

2006年底我到镇海工作，一次与镇海中学的老师聊到历史上与镇海中学有关的名人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柔石曾在镇海中学任教一年。有位老师说：《二月》中的芙蓉中学和芙蓉镇，指的就是镇海中学和旧时镇海城关。对此，我半信半疑。

这次参观柔石故居，又想到了这个问题，随即请教了著有《柔石二十章》的杨东标老师。听说他在重读《二月》，杨老师高兴地说，根据他对柔石的多年研究，在写《二月》前，柔石已分别结束镇海、宁海等地任教，因此书中的芙蓉镇和芙蓉中学，应该糅合了作者在宁海、镇海两地工作和生活的经历，再经过文学加工而成，并非特指哪个地方。我觉得杨老师的分析比较可信。

从故居出来，回经柔石中学门前，真想进去走走。柔石小时候曾在这所中学的前身——宁海县官立高等小学堂读书，成绩优秀，还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同学，如王育和、潘天寿等。恰逢假期，校园人声杳然。身边的好友看我有些遗憾，说：我弟弟在宁海教育局工作，可以把他叫来聊聊。

宁海教育局同志介绍说，柔石中学每年都有纪念柔石的活动，学校还成立了一个“金桥文学社”。昔日柔石故居旁有条小溪，溪上一石拱桥，书有“金桥柔石”，柔石笔名由此而来，文学社名亦从此出。学校另有社刊《金桥文学》，经常性开展活动和讲座，使柔石精神和文学思想得以传承。

二月初春的微风，还夹杂些许凉意，但一番热聊下来，便觉得浑身舒暢。就在我们要离开时，一道午间的霞光从天而降，刺得我睁不开眼睛，恍惚间，一位穿着长衫手拿握书卷的先生缓缓从学校门口走来，看似孙道临饰演的风度翩翩的萧涧秋，又似“额前亮晶晶的，厚厚圆圆的镜片片后面是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眼睛的青年柔石”……

咏宁波故人

毛亚东

苏幕遮·访虞世南故里

虞世南，浙江慈溪鸣鹤人。初唐四家，《蝉》作者。贞观年间，故宅改为寺院。

掩门前，听我语。似有烟笼，剩得残碑处。点点长安吟绝句。正是禅心，挥墨风流赋。杜湖边，山竹雨。脉脉含情，还欲蝉前去。往事相寻相约晤。却话东风，定水知心诉。

八声甘州·张苍水兵营遗址

对蓬莱花香在高塘，云挂佛头峰。惜兵屯山谷，苔痕斑駁，石乱人空。雾卷松花敲过，和泪点山中。无语媚娟

月，霜刀惊风。

道是乾坤正气，剩南田碑刻，孤向遥空。算苍烟日落，几度送英雄。采薇亭、铜驼卧处，望先生、慷慨急匆匆。丹心照、崎岖小道，步履从容。

新荷叶·王阳明故居行吟

武胜门前，戎装柱国天晴。院里徘徊，耳边隐隐风声。龙场悟道，至善堂、卷甲聆听。真三不朽，明知明理心清。

书翰辞章，知行合一时兴。浩气凌空，姚江学派知名。良知心学，瑞云楼、千古高明。亲民大德，经文经武先

一直觉得胡颓子长得很中国风，颇像冬瓜羊皮灯罩，椭圆形，红色，手指肚般大小，还垂着根“小辫儿”，恰似灯笼底部的流苏。只是这名字有点怪，胡颓子，姓胡的植物似乎都来自遥远的异乡，比如，胡萝卜，胡椒，胡椒，胡颓子却是个例外，它可是土生土长的本地物种。

我们当地叫胡颓子为“潘沙”，此名因何而来，不得而知，只知道它好吃，甜中带酸，甚是鲜美，连鸟儿都吃得身心舒爽，不然，它为啥又有个别名叫“雀儿酥”？《本草纲目》里提及胡颓子：“生平林间，树高支杈，经冬不凋，叶阴白，冬花，春熟最早，小儿食之当果。”看似柔弱的小花小果，凌霜傲雪，有一股子韧性，倒让人生出了敬意。

我戏称胡颓子果为“雀斑果”，其上布满了褐色斑点，跟长了雀斑似的。“雀斑”属于“遗传性”，生出来就有，从青果子到黄果子，再变成红果子，唯一不变的是斑点，密密麻麻，乍一看，又像长了细鳞片。叶子上也有，正面绿色，色泽鲜亮，背面银灰色，杂有褐色点状斑，风吹过，叶子翻飞，忽而滴绿忽而银灰，这样的风景可不多见。

胡颓子果实与叶子均特征明显，好辨识，可以放心大胆地摘了吃，不像乌饭子，一时不察，便会与商陆混淆，而商陆是有毒的。覆盆子与蛇莓也相像，蛇莓

虽无毒，一般不食。小时候，胡颓子被我们用针和棉线一颗颗串起来，打上结，当项链、当手串，想吃就咬一颗。弟弟扮演沙和尚，在胸前挂了长长一串胡颓子，又扛上一把铁锹当作月牙铲，逗得众人直发笑。

胡颓子鲜吃、泡酒，实在司空见惯，而煮熟了吃，是弟弟拉肚子那回才得以见识的。可能晚饭后吃错了东西，夜里，弟弟腹泻不止，坐在痰盂上起不来了。家里没有止泻药，母亲束手无策，只盼着快点天亮，去卫生所看看。天微露鱼肚白，薄雾冥冥，奶奶一个人出了门，回来时，脚上沾满泥巴，头发湿了，手掌划了个口子，说是下山时摔了一下，手刚好撑在一块尖石上。奶奶打开做成包袱状的灰格子手帕，里面竟是棕红色的胡颓子，衣兜里也是，装得满满的。胡颓子洗净后入锅，加水，在五更鸡上煮，果香味悠悠弥散，空气中浮了一丝甜。待饱满的果实瘪下去，汤水呈黄褐色，关火，倒入碗里。我喝了一口，又酸又

涩，吐了出来，奶奶嗔怪：“这是药，又不是好吃食。”弟弟服用水煎胡颓子后，下午开始好转，便省了卫生所这一趟。

胡颓子叶四季常绿，全年可采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岛上的主妇们会去采摘一些，晒干后用干净塑料袋装起来。一年之中，用到胡颓子叶的频率很高，无论谁，有出现气喘、咳嗽、痰多等症状，一律用此叶加清水煎服，简直当茶喝了。口感也有点像茶叶，略苦，植物的清香里杂糅了阳光的气息，我偶尔会要求加点糖，母亲允了。后来才知，把胡颓子叶焙燥，研成细末，用糖水调服，对缓解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相当有效。胡颓子叶止咳平喘，鱼腥草消炎，夏枯草清火，这三样堪称黄金搭档，家里一有人感冒，母亲必将它们同煮，全家都喝，感冒的治疗，没感冒的预防。

一袋子一袋子的草药均藏于一口小缸里，母亲专门请人做了个木头盖子，还挺沉，她怕老鼠进去搞破坏。